

论古典诗词中的“轱辘而下”

焦健

(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广西 桂林 541001)

[摘要]在中国古典诗词中,有“轱辘而下”的技巧。它一方面带给古典诗词同轮子一样的“延续性”效果,另一方面也带动诗义的推进。这种技巧常见于多句之间和双句之间。

[关键词]“轱辘而下”; 延续性; 诗义推进; 多句; 双句

[DOI] 10.12252/j.issn.2096-6261.2021.04.973

在中国古典诗词中,有“轱辘而下”的说法,冯振先生在《七言绝句作法举隅》中写有:“第3法:第三、四两句,轱辘而下,故第四句必有一二字与第三句相复,而又用“还”“又”等字以紧系之,而第三句或先用“已”字以启其意。”^[1]“轱辘”即轮子,“轱辘而下”包括两层内涵:一是轮子连续滚动,在形式上,即每个诗句中有同样的字词,它们带来的是同轮子一样的“延续性”的效果,令诗句更加隽永;二是轮子不断推进,从内容上说,轮子的滚动也意味着推进,所以“轱辘而下”也意味着诗义的推进。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有不少,下面分类介绍。

一、多句间的“轱辘”

在乐府诗中,这样的情形比较常见,例如被称为“乐府双璧”之一的北朝乐府民歌《木兰诗》,即有多句中反复出现同样字词的情况:“东市买骏马,西市买鞍鞞,南市买辔头,北市买长鞭”,作者以“市”和“买”将四句诗紧紧连接在一起,而作为方向词的“东南西北”让这种连接更加紧密。另外,先买马,再买鞍,接着买辔,最后买马鞭,这样的顺序符合常理,体现出了时间的推进,也正是所谓的“轱辘而下”。

南朝乐府民歌《西洲曲》更是将这种技巧用到了极致,它在描写少女守望情郎之情态时写道:“开门郎不至,出门采红莲。采莲南塘秋,莲花过人头。低头弄莲子,莲子青如水。置莲怀袖中,莲心彻底红。”在这八句当中,后面的七句连续用到了“莲”字,“莲”字的反复运用首先造成了诗句的勾连,形成了延续性。另外,这几句诗从未见之莲推进到眼前之莲,再到莲花,再到莲子,再到少女对莲子的收藏,最后再到少女的内心和“莲”(怜,爱慕之意)的融合。作者以一个“莲”字,带动着情节的推进和女主人公情绪的升华,十分巧妙。所以清代学者沈德潜称其“续续相生,连跗接萼,摇曳无穷,情味愈出”^[2]

至唐代,崔颢的名作《黄鹤楼》也采用了这样的技巧,诗的前四句写道:“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,白云千载空悠悠。”从形式上来说,前三句都用到了“黄鹤”二字,造成了诗义的延续和勾连。从内容上来说,第一句中的“黄鹤”用事典,是虚写,这里的黄鹤只存在于传说当中;第二句中的“黄鹤”是眼前景物,是实写,黄鹤楼正伫立在诗人眼前;第三句中“黄鹤”再次回到传说,又是虚写;第四句的“白云”是眼前景,再次实写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,“黄鹤”二字不仅在形式上造成了诗歌的隽永,在内容上更是反复穿插于虚实之间,造成了如梦似幻的艺术效果。所以,总的看来,尽管《黄鹤楼》在体式上并未严格遵循律诗的创作规律,但仍被南宋诗论家严羽认为是“唐人七言律第一”^[3]。

需要注意的是,在多句之间,“轱辘而下”有时也会稍有中断,犹如车轮滚入坑穴产生跳跃。如北宋词人李之仪在《卜算子》前半写道:“我住长江头,君住长江尾。日日思君不见君,共饮长江水。”第一、二、四句都用到“长江”二字,读起来朗朗上口,这是其成为千古名作的首要原因。其次,前两句中的“长江”用于男女双方处境的描述,是铺垫。而第四句借“长江”贯通东西之实际情况,升华出二人“人居两地,情发一心”的真挚感情,则是借助了“轱辘”之前滚动的势头。

二、双句间的“轱辘”

冯振先生在阐释“轱辘而下”这个概念时举的例子即以双句为主:

宋代诗人李遵的《绝句》:“人言落日是天涯,望极天涯不见家。已恨碧山相掩映,碧山还被暮云遮。”另外还有明代姚汝循的《回雁峰》一诗:“回雁峰头望帝京,寒云黯黯不胜情。贾生已道长沙远,今过长沙又几程。”更言:“欧阳永叔词云:‘平芜尽处是春山,行人更在青山外’,亦此句法。”^[1]

在李遵的《绝句》中,前两句都有“天涯”二字,诗人将此词反复运用,不仅令诗读起来更加隽永,而且形成了内在的递进关系——第一句突出描写落日之处的“天涯”,第二句“望极天涯”四字突破了第一句中的空间局限,在眼界上更进了一步。后两句亦然,都有“碧山”二字,第三句嫌弃“碧山”遮住了自己远眺的视线,第四句更进一步,再用“碧山”二字,与第三句形成了勾连。“碧山”已遮挡视线,更何况有“碧云”笼罩,就更看不清前路了。

姚汝循的《回雁峰》也是如此,此诗写自己对都城的离情,前两句用“回雁峰”的事典和“寒云黯黯”的景色先为离思作铺垫。后两句反复使用“长沙”二字:第三句借贾谊贬长沙的事典,定下“远”的概念,第四句再用“长沙”,除了朗朗上口,也将诗义进行了递进:过去,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都有无限的伤感,更何况现在自己已过了长沙好几程,又怎么耐得住这无限乡思呢?

第三个例子中,欧阳修的《踏莎行》也用到了同样的结构,“平芜尽处是春山,行人更在青山外”一句中,前句以“春山”遮挡住思妇的视线,暗示出其凭栏远望的情态,引发其欲见而不能的痛苦。后句再用“春山”二字,写出游子已在视线之外,将思妇的苦恼又加深了数层。

另如唐代诗人李益的《度破讷沙》(其一)一诗,诗中写道:“眼见风来沙旋转,经年不省草生时。莫言塞外无春到,总有春来何处知。”后两句中,反复用到了“春”字,是“轱辘”。第三句重点在于常人的看法,一般人认为,塞外荒芜之地,等不到春天的到来,故常有“羌笛何须怨杨柳,春风不度玉门关”(王之涣《凉州词》)之怨。而第四句更进一步,借着“轱辘”之势反转诗义,提出在这样的环境中,即使春天来了,也无法在花草树木、春风雨露等各方面体现出来。这样写,更进一步突出了边塞的荒凉和冷寂。

三、结语

总而言之,古典诗词中的“轱辘而下”是一个很常用也很有趣的技巧,它一方面造成了形式上的隽永,一方面造成了内容上的推进。

参考文献

[1]冯振.诗词作法举隅[M].北京:中央文献出版社,2005.

[2](清)沈德潜.古诗源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3.

[3](宋)严羽.沧浪诗话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4.

基金项目:2021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“传统诗法的现代阐释”(项目编号:2021KY0923)

作者简介:

焦健(1980-),男,广西桂林人,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,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。